



大生八厂同人送别海京洋行工程师弗林合影

南通老照片

## 崇川往事

## 忆印忆红史,组印祝国庆

□彭伟

徐运山,又名徐勋山,1923年出生,如皋人,1942年7月1日参加革命,1943年入党,曾任如皋县石庄区会计所所长、区署文书,如皋县民主政府秘书室文书、如皋县支前总队部秘书、苏北行署总办公厅保卫科科员等职。他是“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”的监护人之一。1992年10月前夕,徐老应如皋市委党史办公室的邀请,回溯红史,撰写《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史略》,向“国庆43周年献礼”。

据《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史略》等文记述,1912年,“中华民国”成立后,江苏省政府颁发给如皋县政府一枚重1斤、柄高10厘米、印面8平方厘米的铜印,印文为朱文篆字:“如皋县政府印”。时至1940年,黄桥战役打响,新四军共计歼灭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上万人,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。时任国民党江苏省保安一旅旅长、如皋县长薛承宗,颇识时务,恳请共产党人叶胥朝出面斡旋,与新四军军长陈毅谈判,表示不

再兼任如皋县县长,献出大印。中共如皋县县长叶胥朝接管大印。为了顾全“国共合作,共同抗日”的大局,中共如皋县政府继续沿用“如皋县政府印”。从此这方大印弃暗投明,改邪归正,成为“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”。

作为县政府用印,此印见证了如皋革命史的众多历史事件。如皋市档案馆庋藏着一份重要红色档案“如皋县人民政府通告(秘字第一号)”。这份通告签发于1949年1月28日,签发人为时任县长张继中。通告共计五份,分别张贴于如皋城中及东西南北四门,宣告如皋解放,县政府即日起移住本城,开始办公。在通告正中偏左方,清楚地钤有那方醒目的朱文“如皋县政府印”。

1952年,苏北行政公署向如皋县政府颁发了“如皋县第二代人民政权大印”。此印为正方形铜印,体型大小与“第一代印”相同。印文为宋体字,多出了“人民”二字:“如皋县人民政府印”。“第一代印”按規定,交由上级机关注销和保管。40

年后,徐运山撰完《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史略》。作为监护“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”多年的责任人,徐老希望图文并茂,在文稿上加盖此印。于是,如皋市委党史办公室,多方查询“第一代印”的下落,可惜未果。

2009年中,为了庆祝党的生日,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,徐运山凭借记忆,木刻仿制了“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”。仿印与原印的印面大小相当,但是布局有别。原印六字为二二二布局,仿印六字为三三布局,但是对于徐运山有着同样的深情厚谊。徐老又取出印章,一一钤印,组成“国庆”两个大字,又于两字之间油印上《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史略》,赶制出两份《国庆大字全幅中堂》。在《国庆大字全幅中堂》的右侧,留下了徐老的亲笔墨宝: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。

墨迹悠悠,朱印灿灿,如皋守印人、党史工作者祝福新中国诞辰的真心实意,“赤”然纸上。

## 回音

## 记忆中的裱画店

□周思璋

最近读到《江海晚报·夜明珠》载有一篇《亦装亦裱指间柔》,谈的是字画装裱,引起了我的回忆。如皋是一个千年古邑,曾经遗留下不少历史事物,可惜屡经风雨沧桑,已消磨殆尽,仅剩少许残留在老者的记忆之中。

我的童年已经是新生的“中华民国”,万象更新,风俗习惯、衣帽服饰和居室布置皆有了变化。幼年曾听到老人传说的一首打油诗,是讥笑“暴发户”的:“一进门来油漆香,主人家穿的新衣裳。堂前字画时人写,坟前柏树尺余长。”那时不少人家室内堂前皆陈设着古旧的桌椅条台,悬挂着字画对联,有些小户人家和成衣铺、剃头店之流也是如此。

装裱字画的店铺,如皋人称为“裱画店”。老人说“光复”之前如皋城里有裱画店将近十家,那时农村大户人家的字画也是送到城里来装裱。听老人说,通州张四先生收藏的名贵字画,都是请如皋峰古斋范

秋田先生到他家去装裱。那时如皋城里东大街还有范峰古斋,状元坊有蔡读画斋,鹤颈弯有柳玉润斋,南街高家巷口有夏汉澄斋、西街焦家桥口有姚仿古斋和冒家巷内有朱文宝斋,共六家。古老残破的名人手迹和绢绫字画,有的已经残碎,需要衬补染色,没有把握的高手是不敢承办的。先母曾说,她家堂屋朝外壁上原来挂了一幅“关帝”轴子,年代多了,每年掸尘都要补,而且已看不清了。我外公去世后,卖屋迁居,关帝轴子不能再挂了,只好焚化。后来我父在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上重买了一轴,与原来的老旧相差远了。

张謇先生弃世不久,范秋田先生也去世了。他的几个儿子都不做裱画匠了。长子名迪煌,字辉庭,字画俱佳,代印刷店石印写字为业,也帮工业学校和女工传习所临摹名人字画以作刺绣的样本。二姑娘是女工传习所国画教员。范老逝后,裱画店也停业了。

1950年后,如皋城里已看不到专业的裱画店了。

## 海陵旧话

## 朱兆蓉艺事偶拾

□徐继康

朱兆蓉与云闲上人是世交,年轻时即从其游,云闲曾经送给他一张古琴,朱兆蓉安弦操缦,觉其声雍容,恍然置身于灵岩虎阜间,给琴命名为“暮山钟”。“名场缰锁应怜我,尘世筝琶久厌婆。他日一编清梵出,松风万壑共摩挲。”光绪十八年,年仅二十二岁的朱兆蓉为《枯木禅琴谱》题诗,挥笔写了三首七律,当年他并没有想到二十年后,他真的会跳出名场缰锁,回到云闲身边,操“暮山钟”而奏“松风万壑”。

朱兆蓉还寄情于印。成书于1911年的叶铭《再续印人小传》《广印人传》,收录了不少东皋派印人,朱兆蓉的名字赫然在焉。

进入民国后,朱兆蓉养疴于西子湖畔,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一些印坛活动。民国元年(1912)秋,西泠社友雅集,朱兆蓉与吴昌硕、丁仁、叶铭、吴隐、童大年等三十三人于社址摩崖石壁题名。第二年春,值西泠印社创立十周年,吴昌硕、丁仁、叶铭、吴隐、周庆云、缪荃孙等雅集孤山,宣布“西泠印社成立启”“社约”,推举吴昌硕为首任社长。此间题咏甚多,叶铭辑录题咏者籍贯、姓名五十二人,朱兆蓉、包兰瑛夫妇亦在其列。在1948年刊印的《西泠印社社友题名》的“故社友题名”中,朱兆蓉名列第四——原来朱兆蓉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,也是南通地区最早的西泠印社社员。

如今,朱兆蓉的印刻原作存世极少,吾友孙建泉兄在沪上购得其青田石印一方,为目前仅见品,印文为“醉乡昔日梦封侯”,为白文。其边款记云:

光绪岁次癸巳二月,余自杭州返里中,舟出虎丘,梦中得“醉乡昔日梦封侯”之句。及底家后,检行箧拟接其句,爱取案头印石仿汉人铸铜印,信手鼓刀而清风飒至,已不觉洋洋赋秋柳时矣。如皋朱兆蓉甫识于日涉园。

光绪癸巳,就是光绪十九年,春二月,朱兆蓉自杭州返回故里,舟过虎丘,梦中得句,回到外祖父家的日涉园,信手鼓刀,一蹴而就,“醉乡昔日梦封侯”,刻下一个青春少年的英雄梦。那一年端午前一日,朱兆蓉还在家藏的一方仿古琴式老坑端砚上,刻了一首自作诗,以作铭文:

琴本禁邪心,雅乐岂世俗。扫室更焚香,端坐贵严肃。身动及头摇,张口与踞足。亵狎或笑谈,作弊悦耳目。俗子匪知音,伎艺亦非属。风雨声不调,酩酊时则读。乃有市井徒,计利以相淑。殷劝陈此词,学者善自勗。

以印说梦,以琴正心,以诗言志,年轻的朱兆蓉正能量爆棚。

朱兆蓉是耽于诗词的,他著有《染雪庵遗稿》五卷,不过这本诗集今天已经难得一见。他还学画二十余年,精于恽南田一派的设色花卉。他的书法学俞曲园,为《枯木禅琴谱》题词,就是一手标准的俞氏隶书。也难怪,俞曲园对他影响太大了。光绪十八年,朱兆蓉奉其师王梦微的手书过谒曲园老人,被留榻山中,夜灯谈艺;五年后,又奉父亲朱敏文之命,请为其母汤夫人撰写传志;光绪三十二年(1906)朱兆蓉前往北京,绕道苏州,拜见俞樾,出示《锦霞阁诗词集》,恳请赐序。在初寒的孟冬,已经久不供文字役的八十六岁老人,乘兴挥毫,写下那篇极为温暖的序文。他们为文字之交,俞樾将孙女俞庆曾的遗稿交给包兰瑛,请其题咏。庚子年,俞樾八十大寿时,朱兆蓉、包兰瑛联句赋诗,他们把老人八十年来的成就浓缩成六十八行诗句,每一句都如花似锦,“绮思琼想,骎骎乎

压倒元白矣”,老头子真是开心得不得了。

朱兆蓉去世于民国五年,即1916年3月5日,年仅四十六岁。次年,包兰瑛在《申报》发表《致栩园乞为(染雪庵遗稿)征题启》:“唯是物在人亡,音容益渺。抚孤琴而陨涕,视敝帚而愈珍……”这一年,包兰瑛为夫君刊印了《染雪庵遗稿》。她是想用这些文字留住往昔的时光,留住从小米峰到珍珠巷的琐碎,留住染雪庵与锦霞阁里的闲暇。平平仄仄的文字背后,隐藏着深深的怀念。

此后,万事随转烛,个人的命运,更如风中的飘絮。1926年军阀大战,朱家逃难上海。1927年,回杭,家败落。1928年,子女返家乡谋生,包兰瑛独自居于杭州运司河寓所,由厨佣照顾。1935年,一代才女包兰瑛病故,年六十三岁,据《朱氏家谱》记载:“葬于江苏如皋潮桥镇朱氏祖坟亡夫墓侧。”

除了那枚白文印与那方端砚外,朱兆蓉还留下一封致“庆甫妹丈大人”的信札,一通两页,为彩蝶花笺,尺素清芬,十分精美。朱敏文与汤笄生有三个女儿,长女朱佩、三女分别嫁于沈逢昌、沈逢铭兄弟,次女朱佩芬嫁李庆翹。朱兆蓉所致的这位“庆甫妹丈大人”,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一位。

朱佩(一作朱珮),字珩芳,号茝香,曾随父客居杭州有年,嫁如皋林梓镇沈裕中的嗣子沈逢昌。出阁前著有《梧月松风馆诗录》,徐琪评其诗“极清婉浏亮之致”“其神味隽永处,直由金元上薄初唐。不仅于随园女弟子中当推领袖也”。她的儿子就是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沈幼征。朱敏文的这位亲家沈裕申,一位青史留名的人物。咸丰十一年(1861)九月,太平军围攻杭州,很危急。当时嘉兴已陷,署理嘉兴通判的沈裕申留守杭州治理军务,本来就是一个地方辅助政务的代理官员,打打杂的,完全可以找一个借口抽身而走,但是他却率官兵固守清泰门,而且身先士卒,及城陷,巷战力竭,被俘殉难,年仅四十二,从死者闵、费二妾及婢仆三人。其后,“赐恤银,加赠道衔,予世职,本籍建立专祠,由嗣子沈逢昌承袭”,他的名字被列为《浙江忠义录》、同治《如皋县志》。在《李鸿章全集》《清穆宗实录》中皆有记述。沈逢昌承袭云骑尉世职,正五品,岁支俸银八十五两。

朱沈两家是世交,朱霖与沈裕申的父亲沈梅垞为好友,时有诗文唱和。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,就是朱、汤、沈这几家姻亲都非常热爱金石印章,朱家已如前述。岔河汤氏一直到今天,还时不时有家藏印章释出,他的后人中,有一位汤成沅,著有一部《金石字典》。2013年,在嘉德秋拍中,有一方“田黄石太狮少狮纽方章”十分夺目,最终成交价是一千一百余万,这方印就出于林梓沈家,是道光十一年九月九日,黄楚桥为培园主人沈梅垞所篆。

时间的水漫过。民国的某一天,皋东潮桥,一条黄壳船载着一具棺木,匆匆驶向潮桥与岔河之间的转水墩。据当地民众讲,埋葬的是朱家园朱家的一位县令,具体是谁,谁也说不清楚。过了几十年,“文革”开始,有人把这墓挖开,挖出了什么,谁也不肯说,只知道有许多半人高的青花大瓶,老百姓把这些大瓶全部敲碎了,散落了一地。

这满地的青花,让后来听故事的人,唏嘘了很久——这敲碎的不仅是美丽的故事,还有人们对朱家最后的记忆。